

书人茶话

该静静了,那颗浮躁的心

曾几何时,老想着自己又该出本书了。

刚来浙江那几年,舞文弄墨是一种奢侈,每天忙忙碌碌,没有时间打理,也没有任何建树,后来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,三年前居然又稀里糊涂踏上了这条不归之路。

其实,爬格子是一件很苦的事,但初心不改,随着时间的推移,慢慢零零碎碎也发了一些不起眼的小说、诗词、散文之类。弄多了,近来又梦想集结出版。但又觉得火候还不够,想即使勉强出版了影响也不会很大,所以很谨慎。可作为一个追梦者,内心又老纠结着这件事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原来一些玩得还可以的朋友虽然大都是从事经济工作的,过去很少见他们读书写文章,现在却居然也出书成文了,真令我瞠目结舌,刮目相看。

怀着一颗忐忑的心,我找出他们

送给我的一些书,也找来了一些当下演艺界名人和一些公众名人出的书认真看了起来,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弄的。

真是不看不知道,一看着实吓了一大跳。这有些书哪里是书,简直是在瞎拼凑,有些甚至不管什么类型,堆到一起凑足字数就成所谓书了。当然,其中文笔不错的也大有人在,但相比之下,让人感到纠结的毕竟多了些。

自幼喜爱看书才对文字如此眷恋。记得中学时代曾参加过学校文工团,经常写写小品小节目什么的,到后来,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写起了小说和诗歌,居然还发表了一些。这一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写作兴趣。那时候,看书的人多,能写书的人却是很少的,能成为一个作家那是一件非常崇高、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我特别勤奋,后来居然也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笔会,也加入了一些不同级别的协

会。

自从有了文字这爱好,自然而然家中书架上的藏书也慢慢多了起来,中外名著自然也不少,而且一读就着迷。可眼下出的这些书,有些真的是让我看了半天也看不懂,别说看进去了。有些文章中错别字多不说,从头到尾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说句难听点的话,有些“作品”纯粹是装腔作势,像是天书,估计他自己都未必了解自己想说点什么。不过外包装倒是挺漂亮的。

业内人士都知道,过去出书一般都是作者成熟到了一定程度后,会把自己在国家各类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集结后出版(名家又当别论)。这些发表过的作品一般都是经过一定程序把过关的。而刊物把关的人,基本都是具有一定水平和资历的,如果没有一两把刷子也是到不了这个岗位的。所以,如果把这些发表过的作品进行

■河流

归类,然后再交正规出版社审阅定稿,冠以书号出版,质量才会有保障,才有一定可读性和价值。

现在倒好,作品发表不发表无所谓,只要自己高兴,有钱找个所谓出版社印刷出来就成,似乎出了书就可以成名,不管水平如何,出了再说。然后以讹传讹,倒也成就了一些“知名作家”。故有人说,现在写书的人比读书的人还多,真让人惆怅不已。

还出书么?自己想了半天,年纪一大把了,竟然还存有那么一颗浮躁的心,还想和人家去攀比,有必要吗?细想想,一个人有没有文化,有没有品位,不是看出了多少本书,而是看你有没有底蕴,写的文字是否有分量,是否有价值?你写了,发了,得到了社会的认可,厚积薄发也未必不可,何必那么浮躁呢?想到这些,我看还是静下来多读点书的好,多思考思考,沉淀沉淀再说。

■一个人的故事

“抠门”的父亲

■李晓春

走出父亲单位的大门,我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,终于完成父亲交给我的任务了。

父亲交待我去替他交党费有些日子了,我一直拖着没有去,每次去父母的家里,他总问我交了没?我应付道,这阵子单位事多,等空下来,就去。可答应归答应,却一直没有放在心上,总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早晚点没事。直到那天,父亲再次谈起,见我还没有交,他的脸倏地拉了下来。他生气地数落我几句,饭也不吃坐在一边生闷气。见父亲真的生气,我才掂量出此事在父亲心中的分量,赶紧向他保证,明天一定去交了。

忽然想到了党费标准提高了,就对父亲说,爸,现在党费的标准提高了,而且可能还要补以前几个月的,这次,我都交了好几百,你退休工资比我的工资高,可能交的比我还要多!原本以为父亲听了我的话,心里会犹豫下,没想到父亲听了我的话后,照样板着脸大着嗓门儿说,按规定该交多少就多少。当时,母亲在边上说了句,你都84岁的人了,交不交谁会来说你。向来不对母亲发火的父亲竟然凶巴巴地骂了母亲几句,惹得母亲眼圈红红地抹起眼泪来。

我的父亲一向节俭,

说难听一点有些抠门。父亲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,有较高的退休工资,却一直舍不得花。记得有一次他和母亲同几个朋友一起去金华双龙洞玩,回来后,母亲一直在埋怨父亲,说父亲太丢人,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,她说,同去的几个人商量,吃饭的时候,大家按人头拿出份子钱,到饭馆里吃一顿,不料被父亲一口拒绝了。他很坚决地说不参加,还说喜欢吃金华酥饼,弄得大家很没趣。

还有一次,家里造房子,因有人从中作梗,拖延了很久不能开工。有好心人给父亲出点子,你去找下某某,私底下给他送个礼,只要他点头了,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父亲一开始自然不同意,后来,拗不过母亲,也为了顾全一家人的利益,勉强同意了。那天,父亲揣着装了购物卡的信封和母亲一起出门,向来行走如风的父亲腿上像拴了铅块,走得磨磨蹭蹭,他和母亲费了很长时间才走到某家,然而,就在母亲伸手准备按门铃时,父亲变卦了,他对母亲说,做这种事,像在打我的脸。说完,转身就往回走,速度快得母亲一路小跑都没追上。

父亲抠门的事,细数起来还有很多。但要说父亲有什么不抠门的,鲜为人知,交党费算一件。

往事如昨

甜蜜的味道

哪怕蒙上眼睛,凭借嗅觉,我都能回到故乡——我完全可以确定,这种味道在空气中散发,布满整个三门新塘村,整条三沙洋街,并漫过小石桥,将林家塘也紧紧地包围住,连我的头发、衣裳都沾满了一层甜而薄薄的纱,我只要伸出舌头,即能感受到一丝甜蜜来,稍稍用鼻子一吸,那么整个血管似乎也流淌着糖的分子了。

我知道,这股漫溢林家塘上空的甜蜜来自糖厂。当年,糖厂是三沙洋唯一的一个乡办企业,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。

糖厂两三米高的石头围墙把糖厂和外界隔得开开的,糖厂唯一出口是两扇白铁大门,但往往只开出一扇门,供载糖蔗的拖拉机进出。记得糖厂大门对面的马路边有一口池塘,每当夏天时节,池塘里开满了荷花,还有青蛙、鱼虾嬉戏其中,偶尔也有小孩子在这里游泳。

那时候,新塘村及周边几个村种

植了大片的糖蔗,每年到了秋天,糖蔗长到一人多高的时候,我就和村子里的小伙伴钻进糖蔗地捉迷藏。说是捉迷藏,其实想躲在里面偷吃糖蔗。这片青纱帐般的糖蔗林对我们这些顽童来说,实在是有着太大的诱惑力。糖蔗皮很硬锋利,其纤维很粗也很坚韧,吃起来很费劲,稍不注意糖蔗皮就会划破嘴角。贪吃的我就常常被糖蔗划破嘴角,好几天张不开嘴,吃不下饭。

等霜一层层落下,最期盼的时候也到了,糖厂的大喇叭发出的声音飘过村子上空,便吹响了全村研糖蔗的号角。尽管寒风刺骨,可家家户户几乎倾巢而出,大人们在忙于研糖蔗,捆糖蔗,孩子们便欢天喜地在糖蔗园里跑来跑去,敞开肚皮吃。等到没有了糖蔗,我们就会拿着菜刀,去研留下来的糖蔗根吃,经过霜降的糖蔗根却有更多的甜蜜。

糖厂是焦点所在。在某天天色快

暗的时候,我曾经躲过糖厂厂长老易的目光,偷偷地溜进糖厂的大门。大门右侧有一排房子,是老易办公和住的地方,我经常看见老易蹲在前面,端着搪瓷缸“呼哧呼哧”地刷牙,满嘴的泡沫,我便羡慕得不得了。五台榨糖机的机器靠在东侧的围墙边一字排开,一旁堆满了小山似的糖蔗,机器轰鸣,拖拉机进进出出,榨糖蔗工人根本没有空注意我,老易也不见了踪影。

看着眼前这般繁忙的景象,我心里却开始紧张起来,但我哪里禁得住从糖厂飘出来的浓浓的、甜甜的糖香呢?这种浓香我相信谁也无法拒绝,它就像有一条无形的丝线牵着我,我冒着被老易骂的危险,潜入糖厂的熬糖间。

熬糖间靠近北边的围墙,四五十个人围着围巾,拿着一把长长的勺子不停地在锅中搅拌着,白色蒸汽和浓浓的香甜笼罩着整个熬糖间,汁水在不断地搅拌过程中越煮越浓,“咕噜咕

■张林忠

嘟”地冒着泡,青绿色的汁水慢慢地变成了棕色。

我站在糖锅旁边,眼巴巴地看着锅中冒着泡翻滚着的糖汁,我是在等着漏出锅外已经凝结住的糖块。趁人不注意,我用随身带着的小刀起开粘在锅台上的糖块,还热热的,我迅速地用手揉捏成糖团,逃离熬糖间。

可是,老易肯定会站在糖厂门口,我的小伙伴就曾经被老易堵在了门口出不去,还搜出了一块糖团。我有点害怕起来,万一被老易抓住告诉母亲,我就倒霉透顶了。我急中生智,在糖厂围墙上抽出几块小石头,在墙上挖了一个碗口大小的洞,伸手把糖块放进洞中,出来后从围墙外把糖取走,之后是屡试不爽。

童年的苦在我的意识里一次次被甜蜜的糖淡化,如今,糖厂早已不见了踪迹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菜市场,只剩下一段残缺的围墙依旧立在那里,但我对糖的印象还是如此纯粹和完美。

4 2017年4月22日

责任编辑:雷虹 E-mail:alan0104@163.com 电话:88852349

写实

穿行在大堰的美丽乡村

■王国海 文/摄

奉化市大堰镇,拥有宁波最秀美的乡村。粉墙黛瓦的农舍一律掩映在金灿灿的油菜花海洋里,纯净清澈的溪水绕廊而过,滋润着这里一个个古朴的村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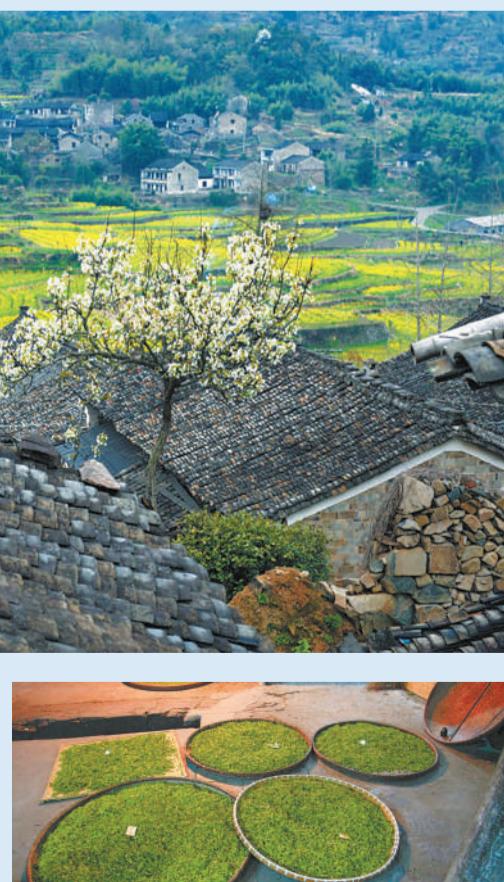
步入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柏坑前洋古建筑群,农家院子里全都是厚石板铺地,家家户户的屋檐和马头墙、镂花的木门窗、咯吱响的木楼梯……远看村庄,层层叠叠的黑瓦,一树梨花盛放,了无喧哗与尘俗。

西畈村也是个古村落,它如世外桃源般清静独立,村口的大樟树枝繁叶茂,犹如迎客松一般迎接游子归来或远方客人们的造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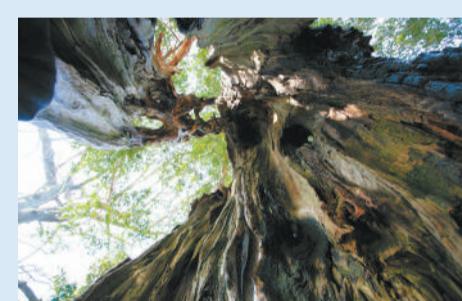
“此去九曲十八弯,云烟深处有人家;青竹桃柳掩雅舍,山涧秀水绕翠谷;相随鸟声叩柴扉,轻踩花径过堰堤;农家田头闻客声,忙放锄头笑相迎;莫道远方非亲邻,满堂尽飘果茶香”,这正是对大堰乡村如画美景、勤劳百姓、纯朴民风、柔美人性的真实写照。



沃土千层新曲咏,饶畴万里又年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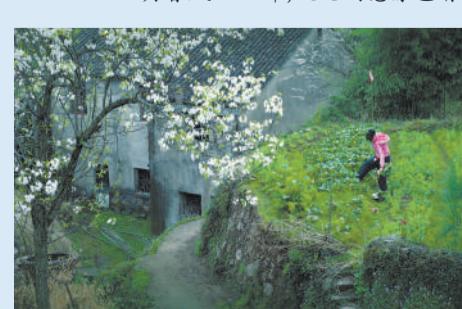
二月山家谷雨天,惜取新芽旋摘煎。



俯首四周皆子孙,沧桑千载种年轮。



三月春风入画廊,天地雨意涂色香。



寂寞柴门村落里,山溪野径有梨花。



高高的黛墙,曾是我推开小窗的风景。



桃花春色暖先开,明媚谁人不看来。